讀史商語

讀史商語卷二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定策論功古未有也有之自梁冀兄弟胡廣趙戒袁湯始實武何人也亦效其所爲盧植所謂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横叨天功以爲己力眞確論也後王甫讓陳蕃首以此爲罪甫雖非人然所以責武者固當矣

顧厨俊及身在禁籍能使天下卋爲之死而不悔可謂賢矣然如岑晊者本勸成瑨殺人事發則逃之使

瑁獨受其禍貪生負義市井之人有所不爲劉表坐擁荆州旣不守臣節又不能略地胡母班爲董卓譬解袁紹爲紹所殺此其人皆不足稱而皆哀然列名然則其餘諸人豈盡賢者哉天下之負虛名者大率皆無實用者也吾因是而知袁閎申屠蟠葢不可及矣

張儉之亡命也人重其名行破家容之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丈夫死而死耳何至以一人性命累及無辜乃爾及黨禁解徵爲衛尉儉見

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年八十四卒

侯覽輩欲并心於儉者皆已蕩爲灰煙儉獨能爲漢

家碩果以全節終亦宇宙間不可無之人品也

王暢爲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有犯或使吏發

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

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敞後與

胡騰共匿竇武孫輔得免其人大略可想也

段熲將略東漢之錚錚者也晚節并心爲宦者鷹犬

朱雀闕書宦官幽殺太后捕繫太學生千餘人又以

前司隸校尉劉猛不爲窮治以他事罪之蘇不韋爲父報讐殺李暠頻以私暠故收不韋并其家六十餘人殺之王甫惡勃海王悝誣與鄭颯等謀逆遍悝自殺并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傅相以下悉伏誅其殘酷不道如此可謂生平掃地盡矣甚哉鼎有實之不可不愼所之也

竊怪王甫之奸不難殺竇武幽太后又附之以段熲然一陽球執而戮之若承蜩然盖嘗求其說球中常侍程璜壻也得無有内援故歟他日呂强抗疏爲蔡

邑叚頻訟寃邑即忤曹節球代之報怨欲殺之者也而强並言之亦可以微見球之此舉不盡出於天理矣後球終以謀誅曹節璜泄其事被殺幾見有瓶缶而不碎於井者乎

蜀曰孝愍帝魏曰獻帝通鑑帝魏故稱獻帝綱目帝蜀乃亦稱獻帝何也

袁紹之在冀州此韓馥掌中物耳辛平等之說馥遜位侮弄愚夫不異小兒馥之臣如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皆勸馥圖紹而馥自遣子送印綬與紹何其

幸也甫入冀而武純皆見殺馥亦卒不全又何其忍也大率功名爵土皆須費一番辛苦然後享之有味苟得之太易則失之亦不難紹之敗固已肇於此矣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犍爲太守任岐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何進之召諸將圖誅宦官也袁紹實爲之畫策董卓

初至鮑信勸紹乘其疲襲之又不從及卓議廢立紹乃强項以鬬暴賊幸而不死始召募山東以誅卓卒亦不能勝大卒本初生平更無一着不悞者安望其成大事哉

獻帝出奔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曰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荀彧勸曹操奉主上以從人望亦曰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有識者之論可謂合若符契操今日奉帝至許明日詔責紹矣紹班在操下矣至此方以詔書不便欲移天子自

近不已晚乎

漢之將亡主德雖衰而號令猶行於海內故董卓一悍賊耳得假詔令以號召賢者袁紹爲人心所歸不能與諸侯并力疾走行在乃聽逢紀之說而急圖冀州此何異舍腹心而顧尺寸之膚哉故紹雖强亦亡卒有天下者挾天子之操也唐之將亡節鎭恣肆天子伺其强弱以爲予奪當時惟强大是畏耳故韓建李茂貞皆嘗挾天子適足以自困李克用不能急圖拓地而再犯京師克用終困而卒有天下者益務强

大之朱温也噫批郤導窾直解牛然乎哉

魏武之取袁紹最有深意當紹之方强公若弗鬬焉而先取呂布劉備南顧而無足以掣吾者然後以其全力破紹紹亡不急定河北而南征劉表使譚尚自相爭爭形成而公師又北纔一月之間耳冀州既平尚熙在虜人謂公當急在劉表公以爲袁氏於民夷有恩勢必招引烏丸動揺河北乃出塞窮討尚熙死而冀乃安其先後應機不爽呼吸卒能削平中原有以也惟初之攻徐與卒之於吳蜀緩急失次不能無

悞徐之事賴荀彧之言吳蜀之事賈詡劉曄言之而皆不用豈尺有所短哉

曹操之始有兗州基未固也遽興忿兵以攻徐至自誓以必死令妻子歸張邈父嵩之死徐民何罪而所過屠滅此與盜賊何異已而以兗州召呂布者即邈也賴荀程之謀全其三城强寇未殄而又欲攻徐果爾則徐未下而兗破操其殆哉讀文若數語知操之成事皆文若力也

曹操之初起可與之抗者袁紹呂布使兩人早連和

紹攻其北布襲其南易舉耳公孫瓚自守虜也紹不取挾天子之操而取營樓積粟之瓚使操得以其間破呂布布亡而袁術劉表非操所忌遂得一意圖紹矣紹之臣惟田豐曾勸紹襲許而不見用餘無聞焉操之有天下紹實使之也

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輙言悞悞豈可數乎劉備謂劉表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味順之言令人慎事始味玄德之言令以期後效

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才樂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此孔明對先主之言也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此子敬對吳主之言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胸中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

即子敬若呂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孫權論周瑜魯肅呂蒙微短肅而優周呂然乎曰非也肅始勸權結先主以拒操繼以荊州借之繼又與蜀分荊州無非欲連衡以圖操自是不易之計未嘗悞也瑜之功在拒操然首爲拒操之畫者肅瑜不得而擅其功也至欲留先主於吳分關張各置一方此誠大謬先主君臣皆人豪也一旦幽其主部曲其諸將權能制其命乎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筆落於地然則孫劉有釁操之喜可知矣瑜之以肅自代

彼亦自知其計之不審而連衡爲吳之利也肅死蒙代之而吳蜀之交始離雖得志於蜀而稱臣於魏倘丕用劉曄之言而襲吳吳其殆矣使吳蜀同心一軍出秦川一軍取徐吾恐魏人食之不下咽也蒙謂守徐難守長江易豈知蜀亡而長江之守亦豈易哉惜乎權計不及此也

韓嵩勸劉琮歸曹此忠於爲琮謀者也魯肅勸孫權拒曹此忠於爲權謀者也琮拒曹則必死歸曹不失富貴權拒曹則可以爲帝王歸曹則求爲匹夫而不

可得裴松之是張昭之計惜孫權不能爲賓融此兒童之見也

周公瑾能使程普心醉呂蒙以一厨下兒遂欲會兵攻丼寧此其人豈可與並論者權謂子明可以次於公瑾如此擬人無乃失類乎所以然者得荆州之利近而可見失援之害幸免而難知也權於三雄之中最無大畧其末年事可見矣

人有藏其五十金者恐人竊取之乃榜曰此處無銀五十兩然而事蓋有類於此者曹操征烏桓次無終

阻水不通田疇教以出北平舊道掩其不備操乃引軍還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以爲大軍真去也操乃令疇爲導以襲之果勝之退軍可耳榜之道旁者何爲此與無銀之說何異然卒以愚虜則虜真愚也已

劉琮謀間其兄琦而自取荆州然嗣立之日而曹兵巳至即以州降計其有荆州不過數日耳北齊後主

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子孫

不肖一至於此貽之以安鹿門此語眞不吾欺也

曹操初得兗州以邊讓譏已殺之讓素有才名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等因爲亂後乃能容劉備釋禰衡張繡殺其愛子陳琳罵其祖父皆待之有加經一跌者長一智雖古英雄亦爾矣

河間民田銀蘇伯反討平之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時國淵統留事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曹操問之淵日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恥之據此一段乃知兩漢史所載征討斬獲動以萬計者不盡實也
賢矣哉田疇之爲人也帝拜爲騎都尉而不受袁紹授以將軍印而不受曹操授以侯印至再三而亦不受此其人非亂世樊籠之所能囿也中間爲操畫策破烏桓爲本郡冠蓋報讐聊試其奇耳非操得而用之也三國之士管幼安其最矣其次則疇其人也
建安中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和洽言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僞矣按史稱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然其言乃爾可謂中行之士矣後玠譏死玠亦被譖魏武盛怒洽再三申救乃得免噫如洽者眞不輕爲異同者哉

先主不知蔣琬而孔明知之孔明不知馬謖而先主

知之知人之明固互有短長哉

郭嘉傳孫策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衆皆懼嘉曰策輕而無備若刺客一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夫料人必死於刺且又時刻不爽此理之所無策本傳言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而此直云臨江明乎譽嘉者之飾詞耳

建安十四年魏公令曰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十六年分所讓三

縣封三子植據豹皆爲列侯丕於公爲長子皆不及

而十五年丕爲司徒趙溫所辟公表溫選舉不實公

之抑文帝而愛植無乃太著乎此適足以爲之禍耳

○張遼屯合肥魏文帝給其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

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爲

起第舍特爲遼母作殿古人君之任將務恤其私如

此人臣第宅而名爲殿亦僅見於此

張遼傳云遼圍昌豨豨有降意遼入其家拜妻子豨

喜隨遼詣太祖太祖遣豨還于禁傳又云禁攻豨豨

與禁有舊詣禁降禁以圍而後降遂殺之太祖聞而嘆曰豨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夫豨已詣太祖是太祖赦之矣豨何得復降禁禁又安得擅殺之乎陳志於此不免疎謬

余讀魏武帝事而竊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所行實文王之事也傕汜之亂天下寧復有漢而魏武亦非漢大臣有社稷封疆之責者徒手起義百戰而得一州倡大義奉故主於贅旒之餘以後削平中原二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之

年得以餘力混一吳蜀或混一於其子孫當是時猶以名尊漢則張承業所謂讓之益堅享之益固雖使高祖太宗而在誰得而居王上者庶幾近之魏武既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懷高洋不如父兄之慮急急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為篡而其後益不肖并其篡業為有力者負之而趨良可惜也唐高祖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之所以異於曹氏者太宗力也直高祖幸而魏武不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深直與司馬懿輩同

視之亦過矣

許靖與從弟劭並知名而私情不協蔣濟著論歸曲於劭按史稱文休避亂自會稽泛海入交州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以此推之濟之言固不謬也

觀曹子桓典論自叙射獵擊劍彈碁之勝其人淺鄙無味直一紈袴少年之有才致者耳曹公真見其不堪負荷故每每抑之而欲立植而植亦輕佻不足與有爲倉舒夙慧又早夭不得已以丕爲嗣實大非公

意也惜乎以中原全盛之力吴蜀有釁而不能乘修隙家庭疎斥骨肉而不知三馬同槽之禍已醖釀於蕭墻魏業之隳實自丕始噫老瞞有知能不切齒於地下哉

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美琰疑其與後主私呼五百撾胡以履搏面而後棄之胡具以告下琰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大臣之妻留之宫中至經月此其事原不美撻妻而得棄市此何等法乎考其

時孔明猶在而蜀事已如此亦可惟也

司馬懿之事曹操凡建大計者再焉一曰乘蜀中未定進兵臨之一曰遣人勸孫權圖荊州以解樊圍一用一不用而利害判然懿之才其勝曹孟德遠矣

滿寵覈楊彪考掠如法而後見魏武徐解之顧雍鞫呂壹和顏色問狀臨出謂曰君意得無有所欲道壹叩頭無辭此二事皆有深意彪者魏武所忌疑臣下陰爲之地壹者孫權所暱又嘗衆白雍寵之不假借正所以活彪雍之和平詳慎亦所以明壹之不冤也

裴松註兩譏之古人應機苦心處每爲俗儒所議令人恨恨

吾觀黄初初年事未嘗不嘆其悞也夫吳蜀之利在乎唇齒相倚魏之利在乎觀釁而動而已吳中司馬懿之計取荆州以失懽於蜀而蜀亦不勝其忿起而復之此天亡之也劉曄請渡江襲吳此實至計使曹公在必辦之吳亡而蜀不得獨完矣文帝不足以了此乃聽其文降而加以王爵寵以九錫及其得志於蜀而方將責其侍子何其愚也權旣不應舉兵而臨

之者再夫不攻其瑕而攻其堅其悞可勝道哉夫吳蜀之悞也幾至於亡而魏之悞也可以一天下而坐失之令人撫卷三嘆

魏文帝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意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又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又曰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文帝於人

君品在下中獨此三事卓然可法
先主之伐吳也諸葛瑾遺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後先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漢主相聞權知其忠得免按子瑜使蜀與弟亮無私覿其避嫌如此至於冒大嫌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耳惜乎先主之不悟也或曰子瑜言之而孔明不言何歟曰古人告君其道多端當時忠言至計不爲人所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爲真不

言乎

先主聞魏伐吳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嚮使果欲東當潛師襲之安肯先使之知此語殆不可以欺遜也劉裕伐南燕姚興使人謂之曰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直折之曰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卒不敢出師不意先主之計下與姚興等也

夫兵詭道也險途也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險而能有功者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間道兵家之勝策也而不能用攻城用兵之下計也而顧犯之

當時魏明一則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再則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張郃亦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孔明之無功夫人能料之豈待仲達乎陳壽稱孔明爲管蕭之亞又曰用兵非其所長此皆確論世謂壽挾私致貶其殆不然

劉表自作書與孫策禰衡曰爲欲使孫策帳下小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昭在當時其爲人所重如此然考其事曹操嘗徵侍子昭勸應之操破荆州東下昭勸迎之甘寧謀伐黃祖昭則阻之幾誤大計者

三焉蓋昭平世三公之才謀議非其所長也孫氏兄弟以名尊之而謀事則用周魯可謂知用人者矣至其正色立朝招不來麾不去令人主有所嚴憚誰謂之社稷臣可也

董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

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意太世之名與大率從吞藥柔調中來也何足重乎何足乎

孫權於三國時享國最久兩雄既亡宜其得志於天下然自稱帝以後竟無一事愜人意者俘民於海外報使於遼東何其迂也隱蕃之狂也而信之呂壹之奸也而用之何其昏也陸遜以功見疑張昭以直見忤虞翻以戇見竄張溫以名見廢吾粲朱據等以諫見殺何其愎也創業之君不能割衽席之愛絕蔓菲

之譖卒使國本潛奪何其悖也已而悔之欲召和而卒制於逆女又何其憒也豈其老而不自克歟抑志量狹小稱帝之後昌披自恣也吾甚惜之矣

曹操之初起名位不尊處羣雄之間百戰而勝之名雖漢臣其實與開創之君等耳中原旣定文明繼體而稱帝雖不無失德然非有危亡之勢也司馬氏父子享曹氏之爵祿因曹氏之威福一旦奮穿窬之智陰結佞臣劉放孫資潛移帝意而受顧命大權在握芟除異已廢一主弒一主竟因而遷鼎焉雖曰天之

假手以報曹氏然效尤者得無已甚乎明帝嘗問王導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創業之始帝以面覆床曰如公言晉祚安得長噫懿父子所爲不過欲得天下爲子孫計孰知其事乃子孫所不忍聞也哉

史於何平叔諸人詆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直篡也乎哉晏等共推曹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又白遷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白已由今觀之專爲曹氏爲是乎爲司馬氏爲是乎不幸爽非其人以至於敗平叔諸人死而曹氏

之祖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諸人之得謗所自來也惟傳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於此處着眼則古人之受寃者多矣

史載懿列陣闕下經奭門奭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使微謙則懿危矣自後觀之懿何其智不知當時

去死無幾耳使奕得而誅懿何丁輩事業豈不爛然史冊耶

杜恕疏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囑大將軍者司馬懿也恕未幾爲程喜所劾論死以父功免爲庶人陳志曲爲時諱晉書杜預傳始明言之程喜者蓋司馬氏之鷹犬也嘗推高貴鄉公之時衆朝無一非司馬氏之人不知乎時積漸不知覺幾耆掃除矣噫有國家者愼無代奸人掃除也哉

陳思王上文帝疏曰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帝優詔答之而不用禪代之際文帝有知當復愧思王否

公甫文伯死婦人爲之自殺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殺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則賢母也從婦言之不免爲妬婦也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曹植曹冏於魏明曹爽時皆上
言封建同姓之利其言則似也然卒不行此所謂從
婦言之者乎

人皆知平蜀之功出於鄧艾不知平吳亦其功也艾
嘗請令淮南北人屯田陳蔡之間並開河渠以增灌
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嗣是舟東南有
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
害噫以艾之功而不免於死鍾會之罪可勝誅乎

王凌當司馬氏之時知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

彪蓋魏之忠臣也不幸而敗當罵賊而死乃史載其面縛出迎自謂折柬可致冀從老猾掌中乞命果爾不亦憊乎然淩死不三月懿亦死史云死於王淩之祟是何其生憊而死勇也然則面縛出迎殆晉人曲筆耳

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胡虜不可不深備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司馬師皆從之按此則已在江統徙戎論之先矣然不數十年而諸胡作亂蓋積年之寇非一朝所能除師雖用其言行之

未必能寃如後世一人建議覆奏允行而弊如故者皆此類也

曹操以伏完故殺伏后司馬師以張緝故殺張后何其受報之巧也司馬氏一傳而太后楊爲其婦所廢再傳而后賈爲趙王倫所殺三傳而后羊屢廢屢復卒爲劉曜后則不獨償債且盇以子錢矣吁可畏哉

○余讀諸葛元遜事而深悲之矣自孫權稱帝志驕氣衰羣臣持祿保位無志在疆場者恪後出據大位慨然有馳驅之志事雖不成其志未可非也其著論

云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太息者也可謂深中吳人膏肓吳亡而恪之言驗矣所可恨者身輔少主離本朝而履敵庭使峻得因羣臣之不樂而潛圖之然恪自爲謀則疎耳其於爲國謀未嘗不忠也文欽諸葛誕之降使恪在也司馬氏亦危矣哉孫綝死而朝臣乞爲恪立碑則當時公論可知已吳事之不可爲蓋自峻害恪始也

司馬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諸葛誕諷以禪代誕曰卿

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歸語昭詔徵誕誕遂遣人降吳卒以敗死誕事不成命也對賈充數語凛然有生氣既死麾下數百人至死無一降者田横以後無此義士也人謂諸葛兄弟三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夫誕即狗也乃曹氏防家之狗無奈盜已在内不能咋盜反爲盜所殺耳主家者予盜乎予狗乎

司馬氏之有天下也天予之哉懿一舉而殺曹爽王凌師一舉而殺李豐毋丘儉威已振矣猶未見德也

壽春之役昭一舉而平三叛方且寵文鴦使葬其父赦淮南士民爲誕所脅略者分吳兵家室在江南者於近郡自是而天下歸心矣凡魏之臣子懷忠義而起抗之者非張其威則助之見德司馬氏之有天下非天與之哉曰非與之司馬氏也乃奪之曹氏也

三國之主皆以絕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莫能一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一天下豈獨時異哉蓋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

重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他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之彼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不肯從會反耳濟大事未有不以人心爲本者也自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於盜矣豈知盜亦有道耶

方鄧艾之進江油也鍾會攻劍閣不克引退及劉禪降諭姜維使降于會會遽張大以爲功所謂因人成事者耳乃與衛瓘共擠艾欲令艾殺瓘因以爲艾罪亦險矣哉然艾未死而會先見殺矣會死而艾檻車

赴洛未有死法也瓘自以爲陷艾恐其爲變而擅殺之是又横於會矣艾嘗欲斬田續瓘使追艾并殺其子瓘嘗斥滎晦晦他日亦擅殺瓘并其子孫九人噫孰謂報應之說非乎

劉禪時黄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郤正久在内職與皓比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娱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及禪亡正棄妻子单身隨之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噫何世無賢者哉

羊祜謀伐吴令王濬作船木柹蔽江而下隋文帝伐

陳亦然兵事貴密而此不然蓋明知孫陳失衆益所以離其人心耳

諸葛誕王儀嵇康之死禮所謂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靚與裒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是也紹之仕是亦不可以已乎雖蕩陰之死君子以為傷勇矣

齊王冏素重嵇紹每下階迎之劉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

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喬之輕紹是矣然紹父見殺於司馬氏而親事之不此之責而責其用人車馬何也豈在當時有所難言耶

邵陵公之遷金墉也范粲素服拜送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不出邑里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噫如粲者可謂眞忠如粲之子可謂眞孝矣彼身受王爵而稱有魏貞士者吾誰欺欺天乎

以曹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太后者

司馬孚也以高貴鄉公之出爲欲弑太后引春秋書襄王不能事母事奏太后者亦司馬孚也孚於禪代之事實爲謀主而佯爲不忘故主者自稱有魏貞士可謂無耻矣温公爲孚之裔書孚事往往不欲盡言讀者識其微意可也

或言羊祜祖墓當出天子祜遽斷其脉余每讀六朝史書帝王子孫爲人魚肉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如叔子之識出曹孟德司馬仲達上遠矣

傅玄爲司隸校尉每有劾奏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

帶蛺蹋不寐坐而待旦如此鄭重決無過當可以爲居言路者之法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噫此豪傑任事之苦心亦鄙夫持祿之濫套君子於此亦視其事業而可矣

孫皓在吳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吳平武帝詔選皓宮人五千人入宮皓之採擇所謂爲大盜積也然創業之

君至選用亡國不祥之女多至五千人何在廷不聞一言諫止晉之立國可知已

唐太宗於晉武帝本紀親爲之論其云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又云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自今觀之即移以論太宗可也

阮籍居喪飲酒何嘗欲擯諸四裔可謂守禮之士矣然曾日食萬錢是何禮法也曾傳稱其生平無嬖幸與妻相見如嚴賓再拜上酒既畢便出一歲中如是

者不過再三然何遵乃其庶出之子所謂禮法者乃作僞之藪耳此嗣宗所謂褌中虱也

賈充之出鎮也羊叔子嘗密啟留之晉書叔子傳不載別見於充傳豈爲賢者諱耶充雖奸邪然有佐命功任愷與充爭權而謀出之原不出於公心伐吳之謀充實爲之沮叔子不忌其異已而啟留之此正賢者心事耳及荀勗進計納女太子遂開典午亂亡之釁此事在後當叔子之時豈能預見及此余以爲此政不足諱也

謝夫人初爲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武帝慮其未知房帷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夫人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武帝亦英主至於父子之間公然聚麀絶不知耻五胡未亂天下而夷俗已始於朝廷矣

楊珧以一門二后表請遜位乞藏表石函異日得以免禍然珧與駿及弟濟以外戚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及與荀馮輩共譖齊王斥羊琇

此豈能遠禍者駢斬都市固其宜耳傳論引括母會昆悲其識同櫜烈罰異昔人可謂失之矣

當賈充貴盛時任愷庾純謀出之可謂正人矣然考其始末愷本慫充出令傳太子又忌其女爲齊王妃故謀遠之及爲充所間失職遂縱酒躭樂極滋味以自奉養一食萬錢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純於座間罵充甚壯旋上表自劾其辭殊哀二人者非能賢於充也勢相軋故致爭耳

石崇傳載苞分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能自

得又載崇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意崇之致富與苞之所謂能自得者乃爾乎

晉武帝時太子不慧廷臣意屬齊王攸而荀勗馮紞楊珧獨陰勸帝出王已而帝竟遣王就國羣臣力諫不從羊琇向雄以言不用憤恚而卒攸亦憤惋發病歐血薨齊王之出於帝爲失計於王不過藩臣之常而已憤惋而死此何以故至於諫不從而死者不尤可笑乎王之心不過欲爲帝耳舉朝之臣不過欲擁王爲帝以取富貴耳其實與荀馮輩之欲出王立昏

主戴孽后所弄亦不多也

楊氏二后一勸立賈后一勸無廢賈后已而弒楊后滅其族者即賈后也可以爲徇私悞國者之戒

賈謐二十四友二陸石崇潘岳歐陽建劉琨皆在焉甚矣士之不宜近名也陸機傳稱機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又云豫誅謐功賜爵關中侯果爾機蓋反覆人耳

賈后以婦廢姑使之稱妾已絕膳而殺之惠帝若不聞此豈復可以理裁使司馬氏諸王或其大臣倡義

而起廢帝殺后謀於衆而置君焉然後盡去其秕政

此亦宇內一快也乃竟無一人焉議及此者使如許

罪人不以弑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討罪

之人而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

無恨

二陸之先吳之大臣也宗國覆敗爲之子孫者埋名

不仕可也曾未幾何時而兄弟已在洛視張子房陶

元亮爲何如哉其保身之智姑不必論

王沈事高貴鄉公呼爲文籍丈人可謂尊禮之優矣

其欲討司馬昭也沈走往告之賣主以取富貴何其無人心也沈之子浚襲父爵希賈后意害太子其後擁强兵據要地坐視司馬氏之亂而不救欲自稱尊而卒爲石勒所殺司馬氏之宜有此臣也沈之宜有此子也盖天實爲之矣

余觀晉八王之亂而嘆天所以報賊臣之慘也瑋殺亮賈后殺瑋倫殺賈后冏殺倫乂殺冏越殺乂虓殺頴模殺顒李豊殺騰劉粲殺模其人皆持權擁兵可以有爲於天下未幾就戮無異羊豕而嗣其後者遂

復蹈其覆轍惠帝死於鴆懷愍死於胡僅存一瑯邪王稱帝一隅而古今人皆目爲牛氏子此雖未可信然自此迄於亡亦遂無一帝可人意者自古奸雄之巧未有如司馬氏之甚者也事猜忌之主陰盜太阿剪除異巳而主反以爲功使天下之人陰戴私門以爲固然而其主不覺彼亦知其子孫之不振一至是乎噫此輩心地閱此可以氷冷矣

息夫人與楚子生二子而不言王衍縱妻娶歛而口不言錢此眞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

始爲鐵鎖横江者吾彦也吳既不守此舉直爲千古笑柄矣然而彦固當時名將使晉師不先爲之所則龍驤之舟亦難飛度彦計未爲誤也大率兵事無巧拙出人之所不備雖拙亦巧反是雖巧亦拙槩以成敗笑人豈定論乎

山簡鎮襄陽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内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刼璠爲主詔徵璠爲校尉南州由是遂亂今人以習家池事爲美談不知山公當日乃爾狠俱蹋歌兒童殆譏也非頌也

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太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帝后之時凡二十年以十五歲計之至此亦三十五歲矣然史云曜甚寵之頗干與政事一年遘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寵之乃爾曜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妻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竊疑史家文飾以甚司馬氏之醜當時未必有是語也

劉越石以一州介强敵之間所恃者區區忠義足以動衆耳當是時枕戈嘗膽可也乃豪侈自雄以音律得幸者官爲縣令護軍令狐盛一言遂置之死此雖桀紂之暴不是過也琨殺盛盛子泥殺琨父母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劉聰一淫暴胡人耳然觀其爲劉后起鷂儀殿陳元達切諫至自鎖於樹其臣下殊有骨鯁之風劉后手疏數語雖古明達后妃無以過也而聰亦卒納昌言以義自克屠各小種稱雄一時其來亦有自矣

西漢末諸陵皆被發霸陵獨完光武詔稱之以爲薄葬之故然史載晉愍帝時盜發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内府然則霸陵竟被發且當時葬原不薄也但帛入土中經兩漢三國而尚可用疑無此理不知史書何以有此說

史載祖逖在京口賓客義從多爲竊盜攻剽富室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解救之温公通鑑但言其糾合驍健而已應是爲賢者諱也按逖少時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

穀帛以賙貧乏在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貲產子弟耕耘負擔採薪此豈如石季倫劫商為多藏計者殆欲聚壯士冀得其死力為與後計耳

○晉書載劉琨為段匹磾所執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耳匹磾果稱詔殺琨按敦有異志忌晉臣之盡忠者情則有之然琨據有方州不能有為至是為匹磾所執檻中之虎亦安足忌況又未必虎乎通鑑不取此事甚當

渡江之初中州人士用事周玘怨望幾欲作亂且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勰與徐馥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則導爲周氏所切齒可知乃周續謀應徐馥導即舉玘之兄子筵討之筵亦卒能成功周札見殺於敦朝議欲停其追贈導卒予之其心無適莫乃爾導之能輯和衆心以安國家眞不可及也

甘卓初與陳敏作亂已而與顧榮共圖敏既得自拔又獲討賊名何其幸也王敦之亂使卓與譙王承合

計襲武昌覆其根本則中興之功當莫與二而乃還師襄陽希圖自固不知敦既得志襄陽豈卓有哉此非李梁之說能誤卓殆陳敏之鬼陰奪其魄耳

晉之南遷也其君既庸庸無爲而北方藩鎮之臣如劉琨王浚邵續輩非自守無術則不軌是圖其眞能忠義外可以圖恢復內可制逆敦者僅得一祖逖然其遣之也既不給兵聽其自募既收河南而忽以戴淵統之蓋恢復二字帝與王導皆不樂聞故也

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

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時浩
有時譽故爾然生子如浩政是天之所以報羨耳再
傳而涓厥族亦焉貪殘者果何如哉
石虎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
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若太子邃也未幾
而邃見殺矣又未幾而宣亦見殺并殺其子矣好殺
之人即父子之間有不得而終保者非直其性然亦
天所以報之也
楊用修歷言自古亡國之女不宜寵狎然亦不盡然

魏道武慕容后寶之季女也明元姚后興之女也然二主皆無禍用修所列驪姬夏姬息嬀符秦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之陳夫人中有不足紀者又有雖亡國而不因乎其人者惟石勒於劉曜女乃眞亡其國而用修不及何耶

郄愔事天師道而其子超奉佛愔好聚斂超獨好施與超之爲人可謂賢於其父然愔恬而忠超競而逆恐佛法之所收在愔不在超也

郄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起屋宇作

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吝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恒懷憤憤遂與謝氏不穆噫人之性行乃有自相矛盾如此者

或問殷浩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然觀浩被廢荅桓溫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此絕不類臭腐一官者何向者持論之易易也

桓溫伐秦而不渡壩水伐燕不能用郄超之言直走鄴都劉裕破秦破燕矣而卒莫之守其意不在中原

故也不過欲借北伐之威徼九錫圖禪代耳使其經畧中原已定而後遷鼎焉顧不尤善乎葢兩人雖有絶異之資而年皆向衰自分精力不足以了此一大局矣

慕容垂歸秦王猛輩無不勸堅殺之者已慕容暐等入秦適有彗星之變太史令張孟勸殺暐等堅皆不聽後果叛秦復燕然則殺之是乎曰殺之非也而堅之所以待垂等尤非之非也燕之亡評實爲之葢慕容氏之蟊賊也垂請弑之誠不爲過堅不聽用爲范

陽太守且盡官其諸王以邊郡此何說也垂與冲有梟傑之資又故王公也堅以冲爲弄兒幷垂之夫人而私之此又何說也以其人豪傑也而思與共功名至於亂其室則直俘囚視之矣豈有以俘囚待人而得其豪傑之報者乎伐晉之舉羣臣皆言不可而垂獨贊成之則平日之所蓄可知矣使堅當日殺評廢暐推心腹於垂父子而待之以禮其治國又無釁則燕之子孫世爲秦臣可也

彗起箕尾而掃東井張孟以爲十年之後燕當滅秦

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可謂竒中矣然其所謂消天變者不過誅慕容氏余竊不然之使垂冲誅而秦禍消則天象又安在乎堅之言曰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内求諸已何懼外患惜乎僅能言之耳其言雖聖賢無以易也

慕輿根嘗勸恪廢暐自立恪不誅也反譖評恪於可足渾后及暐請師禁兵誅之后將從之矣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恪之不誅根忠矣然根之奸既露勢必圖恪以自免暐年十

一而能察其譖其明智幾過於漢昭此特恪所遇之幸耳不然則公子翬魯隱公之故事也

漢高斬丁公官季布乃既定天下之後存此一法耳苻堅伐晉始破襄陽於晉未有損也朱序力戰則官之李伯緒輸欵則斬之已而遣序說謝石等不知序忠於晉安肯為吾說降晉臣且石等果降不畏為伯緒之續乎已而序果以情輸石矣肥水之戰兵乍交而序從陳後大呼亂衆矣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者其苻堅之謂乎

王猛勸苻堅勿圖晉曰上下安和權翼諫伐晉亦曰君臣輯睦此善於覘國者也晉之所以歷衆強而後亡者恃此耳內有道子元顯外有王恭殷仲堪其亡也忽焉有國家者慎之哉

肥水之戰說者以爲秦之敗由於退兵不知古人用兵以佯北出奇者多矣奚遽而敗苻氏之師一退而不可止只爲擁衆太多耳子玉過三百乘則敗漢高之才韓信以爲不過將十萬明乎將兵之難在多自古擁衆太多未有不敗者曹孟德之於吳隋唐之於

高麗皆是也以趾高氣盈之苻堅而將百萬不敗何待哉

苻堅之得國也以秦主生好殺失衆堅弑而得之後遂幾欲廢殺臣下有反者得則赦之其尤可笑者乞伏步頹反於隴西即命其兄子國仁還討之擁百萬之衆豈無一將可使而必使國仁已而國仁果與步頹偕反甚矣堅之好名而暗於事也

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

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殺其妻怒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噫世之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何以異於是

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恪如垂無論矣其他皆足以自立故一燕亡而三燕起非才孰能之然其自相屠戮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䟽立而不能容翰卒殺之暐立而不能容垂卒亡之垂與永兩國也覆以爲一德與寶亦一國也叛而爲兩麟叛垂責寶卒死於

德會叛寶殺隆卒死於詳丟永殺瑶卒死於垂盛殺竒

殺崇殺澄卒死於賊熈殺元殺定殺淵殺信殺虔殺

昭卒死於高雲詳殺會卒死於麟其他寶死於蘭汗

冲死於韓延忠死於刁雲超死於劉裕又仕魏百餘

家爲魏主珪所殺盖國亡而子孫之存者亦寡矣噫

以宗易國吾無取焉爾

時局轉移之間雖豪傑不能測其所至所可恃者無

失其是而已若以利害輕易所向未有不兩失所據

者劉牢之爲元顯而叛王恭已又欲假桓玄以除元

顯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其於利害何審也然而一人三反識者已知其無以自立矣噫世之審於利害而反覆無常者大率牢之之故智耳

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秦而伺者如赫連如拓跋皆夷豪也欲安關中且盡攘此輩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年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

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士無不欲東使强之居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狽而歸耳使如子由之策不五年武帝殂恐關中終為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寃竟兩失所據而已

宋武未克關中夏王勃勃則曰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崔浩則曰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秦地終當為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卒之各如其言二子者眞工於謀國者也
○魏太宗以疾病用崔浩策立子燾爲太子使居正
殿臨朝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奏所疑
帝曰此非吾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時帝年三十
遽能如是可謂知大體矣唐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
遂爲閒人後唐明宗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
原舊第耳二帝春秋皆已高其言如此亦陋矣哉
古弼奏事魏太武太武方與劉樹碁不省弼捽樹頭
掣下床拳毆之帝放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

罪帝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羸命給弱者所獲麋鹿詔發車牛運之弼執不與帝皆不之罪議征凉州弼與李順受金錢持議凉州乏水草不可征又受揚文德黄金致文德亡入宋事覺帝以其正直有功皆弗之罪前二事古之賢君或能之後二事雖號爲賢君亦弗能也

眉山氏謂漢昭烈棄荆州而走巴蜀宜其不能有爲余嘗舉其說友人欽愚公曰只棄荆州三字便不中理當時昭烈君臣實欲跨有荆益故身與孔明經畧

西蜀而一時諸將無出壯繆上者故舉以委之其後卒不能守此天也可言棄哉此語極中的今日偶讀北史知崔浩已有此說蘇氏盖祖之浩智士懸斷成敗歷歷不爽然此語終不足以服孔明也援筆記之以識吾亡友之說

霍光廢昌邑王廢之已爾徐羨之廢廬陵則殺廬陵廢營陽則殺營陽且與傅亮手握朝權而使謝晦擅道濟擁重兵於外卒之宜都一入殺羨之亮使道濟討晦取之如孤雛然向之所以自為計者適所以速

其死耳雖然三人固非不忠於宋者也亮之言曰受
先帝布衣之眷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執權初廢營陽陛下
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
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皆實語也帝
惡其偏殺之可耳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子亮獨以
江陵之誠免其子過矣宜其不以令終也
崔浩魏之元臣也爲史不諱國惡罪不應死魏主殺
之已過因而夷其五族亦慘矣然浩之取死亦自有

說自古史官以直筆受誅者有矣至於國史刊石則未之前聞也人君不觀史古制也人主且不令見豈有榜之通衢者乎浩談說天文懸斷兵機洞如觀火而不能自知巳之生死是目睫之論也

余觀宋文帝彭城王事而嘆小人之誤人不淺也帝與王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劉湛忌殷景仁得主附王冀以傾之王呆不曉事則有之實無他腸也使湛果謀殺景仁帝案誅湛使王解政可矣乃遷護軍府使廹宮禁景仁稱病不出而密函往來者五年此何

以故蓋景仁欲養成其罪以爲已功耳然天子移大臣自近密函往來五年而王不自疑亦足以証王之無他腸矣湛死而王亦繼之不已過乎景仁甫得揚州即被病以死史以爲死於湛之祟而帝以處彭城者處劭與徐王輩謀議往返則猶然景仁之故智不知劭豈如義康者當斷不斷卒取大禍悲夫噫人臣至欲間人主骨肉以圖寵貴如湛與景仁者其罪可勝道哉

宋文帝有疑議必訪何承天承天性褊促每對主者

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恱無須多陳文帝於古帝王品在中上今觀此語雖舜禹不是過也通鑑不載此段不知何意

孔熙先以反誅文帝使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噫大哉王言宜爲君也哉

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巳此殆非也觀其仕

宦所在托山水詩咏自娛其意絕不在一官此非無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已無思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靦顏仕宋又非其意其胷中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狂似放大類嵇阮之在魏晉閒而本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豈知靈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噫靈運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若有覺其意而疑之者卒以不免先後爲詩以魯仲連張子房龔勝李業自

況則其生平懷抱大露已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而應迹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也哉

臧質在盱眙以孤城當强虜遺書罵之虜主怒至為鐵床以待之卒不能拔而去可不謂壯士哉至於僥幸非分稱兵犯闕兵敗而逃此時天地雖寛何所自容然猶自沈於水出其鼻以冀一生向使為魏所殺則姓名至今猶香矣等死耳不死於鐵床而死於水何其劣也

顏竣素不爲父延之所喜如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嘗晏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始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由今觀之竣亦何可盡非當武帝起兵而疾發不能見將佐惟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帝不任咨禀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昏曉哭臨若出一人冊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及帝即位奢淫自恣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以至忤旨誣以與竟陵王誕通謀而殺之帝負竣耳

竣不負帝也延之少爲廬陵王所知欲以爲宰相使
廬陵得志則亦要人也史稱延之性旣褊急兼有酒
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試令自評
爲恭敬乎爲驕傲乎延之高才而位不達胷中不平
之氣借竣以發耳
方子業之錄三王以自隨所尤惡者或而休仁能以
智數解救之及或脫諸王即帝位雖以反誅晉安王
等而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自休仁勸殺松滋侯兄
弟而二十八王相繼誅死諸姪旣盡漸及諸弟於是

向者同患難之休裕以智數解救之休仁亦在所不免矣彧之一片殺機實自休仁挑之而至此亦還中其禍尚書下省之夕始罵上得天下誰之力耶晚矣蓋休仁之勸殺諸王固所以依彧亦自除礙手之人彧報之固爲少恩然使彧先休仁死亦決非少主臣也

彧既殺吳喜發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百姓聞吳河東來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

之會耶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又報王景文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否夫高貴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閒巨細一揆耳或之生乎人理殆絕然其出語之妙乃爾

泰始六年徵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越騎

校尉道成懼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
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使道成復本任七年
復徵道成或勸勿就道成曰諸卿不見事主上自以
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此一道成也一年之
間忽辭忽就此何以故蓋前此或雖失德然諸王猶
布列已而休祐休仁休若相繼誅死而或病亦寖劇
矣所餘者兇愚之幼嗣與素以凡劣聞之休範此非
道成所慮道成之就乃就帝位非就官也若謂翦除
諸弟無與他人則吳喜同時見殺道成何以不懼然

則或之剪除諸弟適足以成道成之簒而已

晉宋之簒也皆實有大功於故主羣下亦已歸心當時大勢自當爲帝耳蕭道成之於宋其功無可稱也直是二三昏暴相繼以屠戮爲事親賢盡喪而袁粲沈攸之皆不幸而無功故道成得承之此位然使道成終守臣節則起而圖之者亦必立至王儉所謂公若小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直此時實語也盖至此而奸雄輩不獨趨利亦兼避禍簒局又一變矣

魏晉之受禪也皆奉其故主俾以令終至劉裕而屠戮司馬氏惟恐不盡實天地間第一罪人也迨其後裔一死於徐傅再死於文帝三死於元兇劭四死於武帝五死於子業六死於明帝七死於昱八死於蕭道成而裕之子孫在江南者靡有孑遺僅僅劉昶寄命拓拔然其子孫亦微矣天之報施固自不爽哉

余觀劉昶事而嘆其遇之多幸也昶以親王鎮徐州不爲廢帝所容棄母妻携妾吳氏間行降魏此其人得容於魏足矣乃連尚三公主昶不難棄妻魏何取

而以三女委之也蕭齊之初詔昶與諸將南伐無功而還不奪官足矣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專主其事已而封齊郡公加宋王已而以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在南北朝前後以王鎮徐州山池並存昶更修繕還處其中此亦奇矣呵罵僮僕侮弄諸王至聲徹御聽而帝不罪作墓於彭城與三主同塋異穴發石累之墳崩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而帝亦不之罪帝引武興王楊集始與同晏詔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廷

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帝以所製文集示昶曰時昇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若不敢以人臣待之者及甍帝爲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皆非人臣所常有昶人才亦平平不知孝文何取而重之乃彌劉氏子孫皆屠戮無餘而昶獨享此隆遇此亦事之不可曉者也

魏孝文行養老之禮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帝

拜如禮乞言元日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夫老成進言當視人主之所不足孝文之所不足豈孝乎且三老言之五更又言之何其無味也可謂以水濟水負此盛典多矣

傅隆議趙稱事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此言是也然究而論之經有受誅不受誅之分若在

祖父母亦宜微有分別石碏日磾之子所謂受誅者也魏獻文帝及唐竇后所謂不受誅者也孝文曲盡孝道於馮玄宗寵愛武妃得無非心之所安乎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憾獻文帝殺其奸夫李奕而害之孝文立又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可謂無道之極矣帝既親政別為一宮奉之而嚴治其左右可也乃過為崇奉使恣行無忌至與宋使者劉纘通又時時奉以行幸后欲葬方山不祔山陵詔有司營建豈帝終身不知獻文之所以死乎帝於生母

李氏族疎薄特甚而於殺其父并欲殺其身謀危社稷之祖母曲盡孝道何也孟子謂凱風爲親之過小恐爲庶氏之家形迹曖昧者言之耳魯莊公之事春秋譏之詩刺之矣吾以爲秦始皇未必非而魏孝文未必是也

拓跋氏以胡人入主中土然其一二善政至有中國令主所遠不及者如以高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致治中國之尊賢養

老有如是者乎如命牧守均給天下之田丁男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皆以時還受又男夫給桑田五十畝終身不還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出宮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又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皆有差又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中國之愛

養百姓有如是者乎孔子謂夷狄之有君信哉

紀僧眞得幸於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坐定斆顧命左右移吾床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按此斆之賢無論矣如僧眞者亦自難得今紈綺兒以阿堵得一官便揚揚自足自以爲士大夫矣

劉毅嘗從庾悅求子鵝炙不得毅得志表解悅都督

將軍悅不得志疽發背卒劉穆之家貧從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嘗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穆之爲丹陽尹召至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宗慤鄉人庾業與客對膳方丈別爲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後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三人之度量不啻霄壤後穀被殺穆之不永年獨慤以功名壽考終憶人宜何從哉

弇州先生書爾朱榮傳後謂人言魏收受金比榮于

韓彭韓信固不易言若彭越則榮所不屑按以信越比榮甚無謂北史榮傳子文略嘗遺魏收金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謂豕韋大彭也此極有理金石錄引此亦作韋彭魏書及北史收傳作韓彭乃傳寫之誤

讀史商語卷之二